



鐵釣竿

天黑了！室內真暗。

嚥了嚥口水，喉嚨像乾裂的河床，發散出一股苦澀味。雙手支起身子，腦袋卻是上了道金箍般疼得很，會是在這僅容旋馬的斗室裡蒸出病了？

一把抓來鬧鐘，不到四點，瞥了瞥窗外，老天竟陰沉著一張黑臉，只在靠山的那端露出一截慘白，好像堤岸的缺口，隨時湧過來漫天的洪流。

房裡又悶又熱，下場大雨也爽，卻又想到二二五巷那頭正進行排水道工程，舊的排水溝已被掘出的泥土堵死，水宣洩不出去。這條街本是淹水出了名的，這下更是淹定了。

昏沈中，我惦著南禪那張甜甜的笑靨，南禪是帖消憂化愁的萬靈丹，病苦中我屢試不爽。

黑暗宛如溪水般流進斗室裡，烏雲必是連山邊的那片空白也給抹上了深黑，我的眼睛酸澀，仿佛又看見南禪遺在那裡的微笑，南禪就是喜歡露出令人看

了就舒服的笑臉——無邪的笑臉——任何人都會喜歡的。
附近猛地落下一記響雷。

自然界何其規律！春去夏臨，秋晚冬降，年年如此。人生的際遇若是像四季運行般可以逆料的話，就再也沒有任何事會猶豫不決，也不會明知前面是片泥沼，偏要瞎了眼睛硬往前闖。然而一年過去，雷聲隆隆如昔，人間卻已歷盡了三百六十餘滄桑？

前庭擋雨的遮板擊鼓般響將起來，雨下得好兇，蹙足一下午悶氣，老天乾號幾聲，索性放聲大哭了。

在密織的雨箭中，我仿佛看見一隻羽毛初豐的麻雀從巢裡探首張望，翅膀輕拍著想試飛。我知道每個人都要經過各種試飛的階段——在不同的年齡；在各個他所艱苦步行到達的十字路口。

手一離唱針，唱機又播出了我最喜歡聽的天堂與地獄。當那段和平的旋律靜靜地滑過心弦時，我感到非常舒適。在這裡雖然略為寂寞，一種悠閒寧靜的幸福感卻是前所未享受過的，心境沒有紛擾，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幸福的事。

樂音繼續在斗室裡洋溢著。我想如果人生最美好的樂章能持續不輟直到生命終站，那麼固然人間沒有悲劇，但性好刺激的人類，恐怕不能滿足於那種單調的天堂。命運為何詭譎多端？是爲了順應人類的本性？或者悲劇一向是人類自導自演的？

涼意和著清風直灌進斗室，外邊鐘聲已沉寂。窗檯上雨打珠痕歷歷，暑意全消。

昨日的色彩褪盡，堪值回味的時光不久長。佛洛姆曾悟出：「在生的處境中，唯有過去的事是確定的——而對於未來，唯一的確定是死亡。」斤斤計較於「眼前」的未免短視，而對「過去」不能釋懷的又稍欠積極；因為老受「眼前」羈絆的便不顧將來，而過去的事既已成定局，又何須無補於事地嗟嘆？只有未來除了已確定的死亡外，是一片未開闢的原始莽林，抬望眼，我們便可望見瞬息萬變的未來。

門外滲進來一弧形的水痕，隨著雨聲的消亡，無助地攤在那裡。水沒流進房間裡，確是意料之外，這些意外降臨的運氣常使我漸趨樂觀的人生。

搖搖頭，額上青筋猶鼓凸凸跳着。收起唱盤，望望窗外，現在天是真正黑了。